阿燦正傳

網中奇人



廖偉雄著

阿燦正傳

廖偉雄著

尚文出版

出版好書是我們的最大目標

以下作品希望成為你最喜歡的一本。



一個不平凡的平凡人

序

今年年初，阿燦從馬來西亞打了一個電話給我，說他開始編寫一個自傳式的故事。問我香港有沒有報章雜誌有興趣，可以連載刊登。

印象中的阿燦，從來不聽說過他會寫文章，所以根本不認為會是甚麼好的東西，也不認為有甚麼傳媒會有興趣，於是只隨便說：「那你傳真幾頁給我看看。」

當晚，果然收到阿燦的傳真，足有二十頁，心中正想暗罵，浪費我的紙張，但看完第一頁後，便立刻被當中的文字和情節吸引打動著，一頁一頁翻看下去，竟然站在傳真機前一口氣全部看完。

阿燦的文字並不算十分出色，但卻很「真」。寫自己的故事，寫自己的朋友，寫自己的語言，寫自己的感受，每一個字，每一個情節都是有血有肉，活靈活現。

這樣的「真」故事，有時並不需甚麼驚世駭俗的寫作技巧，也一樣充滿魅力。

若問道：「阿燦正傳」是講甚麼，我大概可以這樣形容：「一個平凡的人，進入一個不平凡的圈子，遇上一連串不平凡的經歷，令到一個平凡的人變得不平凡。」

黎文卓

目錄

前言：人生如戲無悔今生



⊙

好多朋友問我：「你做戲咁好，點解唔做電視，要走去做生意咁笨呀？」

我經常反問自己：「我的決定有冇錯呢？」

為了理想，我可以放棄一切；為了理想，我可以由零開始。其實，直至現在，我還一直在演戲。只不過不是在電視，而是在現實生活中。

人生，這個角色很難演好，因為編劇是你自己，導演是你自己，演員又是你自己。你可以將這個劇本寫得很開心，你更可以將這個戲演得很激情，你到底想點呢？

一套戲點解會好睇呢？因為主角有不屈不撓的精神，有堅毅不移的鬥志。《網中人》的「程緯」，大學生，前程美好。因為受奸人所害，坐監，愛人走路，妹妹被騙，家散人亡，淪落為石油氣搬運工人，還被奸人百般奚落。

劇情發展到咁，如果就咁算數，你話你會唔會鍾意「程緯」呢？

《英雄本色》有三個主角，點解「MARK哥」個角色你會印象特別深呢？

街頭英雄，擁有一般人夢想中的浪漫，坐名貴房車去街邊食豬腸粉，被奸人打傷，失蹤；再次出場，已淪落成為一個行路一拐一拐的街頭抹車仔，風光不再。

程緯並沒有向現實低頭，「MARK哥」並沒有對絕望的環境妥協，他只是咬牙切齒的說了一句：「我唔係要得到甚麼，係我失去的，我⋯一⋯定⋯要⋯取⋯回（大概意思）。」

終於，「程緯」救番成間玉福珠寶，方希文重投懷抱。

終於，「MARK哥」雖然被槍殺，但他對朋友的情義，對自己理想的堅持，對艱苦環境的不妥協，深深刻入觀眾腦海中，永不磨滅。

人生舞台的大幕隨時都可以拉開，關鍵是你願意表演，還是選擇躲避？

做生意跟做戲是兩碼事，中國大陸做生意有甚麼騙人技倆？傳銷對我的影響有多大呢？以後再跟大家分享。

不要理會別人用甚麼眼光看你，不要擔心別人用甚麼說話講你，最重要的是，你必須知道自己的目標，努力過，付出過，無悔今生。

第一篇：學藝不精被逐出師門



一九七六年七月份，香港社會多了一個遊閒分子，剛派發中學會考證書，除了中文，科科不合格。

面對往後漫漫人生路，我沒有去抉擇，因為根本不懂，家人內心替我焦急，在沒有背景、沒有學歷、沒有金錢資助下，面前只有兩條出路：（一）去學門手藝，等以後可以有一技傍身；（二）去工廠做份工，俾心機，等以後或者可以升做工頭。

結果，我選擇了一份玉器學徒工作，不到三天，被師傅逐出師門，因為被認定根本沒有學藝天份。

鄰居張大嬸也加入戰圈，力數不是：「唉！你第日仲要娶老婆個喎！（停）唔嗲唔吊咁，好容易變做黑社會個喎！（停）嗰陣問你點死，你至話十幾歲

仔，點過世個喎？」

張大嬸愈講愈大聲，講到嘴角的口水也差點噴出來，眉飛色舞。但你絕對可以感受到，她講話根本未夠資料，所以成日要響尾句加上「個喎……個喎……」咁，等有時間可以想一想下一句怎樣講！

「唔好講咁多啦！一於去酒家學炒菜，以後就算學藝唔成，都唔駛驚冇飯開吖嘛！」張大嬸突然間好權威。

「係呀！係呀！有食有住，幾好呀！」眾附和，七嘴八舌。

結果，我梗係冇去學廚啦！張大嬸梗係繼續「鵝」啦！家人梗係繼續擔心啦！

因為，在心靈深處，這充滿熱血的年青人（點解話充滿熱血，因為這年青人當時面上長滿一塊塊的暗瘡，請注意，不是一點點，是一塊塊，不是熱血是甚麼？）已有了決定。

一個劃時代的創舉，一個驚天地泣鬼神的計劃？

甚麼也不是，只是他喜歡電影，他知道，這就是他的興趣，他的理想，那怕是一份小工搬攝影機，那怕是斟茶遞水，只要能夠進入這一行業，那已足夠了。

香港邵氏兄弟公司登報招聘信差，我連續寫了十六封應徵信，每天早上等候郵差叔叔光臨，山長水遠乘坐巴士到清水灣邵氏影城眺望（因為唔夠膽行埋去）。

這時才知道，原來這世上有一樣嘢，叫做「唔覆信」。

我就唔信你唔請我，我入唔到行！

第二篇：會考肥佬都有得面試



⊙

懷著患得患失的心情，步進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的大門，以為好有禮貌般對著招待處那美麗女孩傻笑：「小姐，請問……」

「填了報名表未？」招待處那女孩毫無表情，淡淡的。

「……」

「填好表格，連同中學畢業證書、相片兩張，兩星期內交回。」她隨手將報名表放於高高的招待檯上。

「我中學……」

「如果有五科合格，我們是不接納參加演藝訓練班的。」

※　　※　　※

「我響旅行社做文員，幾好呀，做滿三個月老細話肯俾我帶團喎！」同學

A說。

「我老竇叫我幫佢睇住間鋪頭，唔俾我做工。」同學B道。

「唔使做啦！你太子爺。」同學C答話。

「你又點呀？」同學D問。

「……」我說不出話來。

同學聚會，無言以對。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時間一久，你便會發覺這世上又有一樣東西，叫做「估唔到」。

「估唔到電視台回信俾我。」

「估唔到我中學會考科科紅色，佢都叫我去面試。」

「首先你們要做一分鐘自我介紹，然後有三個選擇，一就係唱歌，二就係跳舞，三就係天才表演，明唔明？明就睇份稿先，五分鐘之後輪到你們。」

己。

「死啦！我應該如何自我介紹呢？我應該唱邊首歌呢？」我在心裡問自

正在思潮絮亂中，突然聽到隆然一聲巨響。

「食蕉呀，食蕉（警衛Security洋名）快點來呀！有人暈了呀！」

原來有人仲驚過我。

一分鐘自我介紹終於過去，我不知道是好還是不好，反正是講完。

「你繼續表演什麼？」

「唱歌。」

「好，如果你聽到『叮』一聲就可以停，跟住返屋企等信就得了，可以開始未呢？」

「哦，我今日要唱劉家昌先生作曲的《我家在那裡》。」請留意：我嚮劉家昌後面加番個先生稱呼落去，因為要扮有文化嘛！

我落足感情唱：「南…風…又…輕輕…吹……」

「叮！叮！叮！叮！……」一輪急速的打鐘聲。

我認得佢，我認得佢，佢個名叫做…劉…天…賜。

係啦！我睇過佢做電視，佢叫做劉天賜。你唔好俾我響街見到你，我唔會放過你的。

兩個星期過去，我冇去睇信箱，因為我知道睇都多餘，但係個心始終都係「嗡嗡下」，算啦！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何況我只是想做幕後，不是幕前。

再唔得，重讀中五，然後考去台灣讀傳理系。

第三篇：周梁淑怡幾乎斷我星途



⊙

「邊個打開我封信？邊個打開我封信？」我發茅般問母親。

「邊個得閒睇你封信啲，寄錯過隔離，依家俾番你咋！嘈！」

是劇本，電視台寄劇本俾我。

搞錯，搞錯，一定是攪錯，否則電視台點會寄劇本俾我，而且仲有兩款，任我選一個來複試？

點解我可以進入複試呢？是上天弄人？想開我玩笑？

天意！天意！

我唔英俊，但我願意去試。

※　　※　　※

頭一個劇本是演一個飲醉酒回家的人，搖頭加醉步，個個都係咁演，形同

樣版戲，實在唔明白嗰班主考官啲眼光，大部份演醉酒嘅都可進入複試？

我唔會咁行貨，我唔會做醉酒佬，我要利用自己的特長，將自己的天賦本錢盡情發揮，於是我選擇另一個劇本，做「賊」。

一個房間的佈景，我首先潛入門口，偷看房內有冇人，然後輕聲將門關上，正要開始搜索之際，突然發覺有人聲，慌忙找地方躲藏，就躲在衣櫃吧！瞬息間，偷偷往外望，沒有人，開始偷東西，事成，開門逃走，有人回來，情急之下，跳窗逃跑。

我知道我一定入選，因為我所演的一切，是劇本冇的，是我自己作的，太有天份了。

我知道我一定入選，因為今次劉天賜沒有做主考官，沒人「叮」我，全場戲睇晒。

但周梁淑怡女士跟我面試時，劈頭第一句便問：「點解我們要俾你讀訓練

班呢？」

「我知我唔英俊，我知我唔高大，我知我滿面暗瘡，但係樣貌唔可以代表一切，最重要是有心，我已經決定了電影電視是我終身事業，如果你們幕前冇位，就算是其他工作，我也願意去嘗試。我發誓，我一定會將佢做到最好的。」

陪同面試的訓練班主任劉芳剛老師聽後，眉頭動也不動，隨即用不鹹不淡的廣東話回應：「好啦！咁你返屋企等信啦！兩個星期後，有就有，冇就冇，唔駛打電話回來問了！」

我知道，就算當日我收唔到這封信，也絕不放棄，頂多會用另一種途徑，另外一個方法進入演藝圈。

因為，人生沒有比做一樣你自己喜愛的工作更有意義更開心。

面對一個問題的時候，會有許多許多煩惱，許多許多的困苦。

第四篇：歷來最「騎呢」訓練班



⊙

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第六期演藝訓練班開課的第一天，我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嘩！這班人選怎會是明日之星呀？」我在心裡驚嘆。

最靚仔那個叫做呂良偉，但係塊面都有條疤痕呀！

龍天生（現職幕後配音領班）咁細粒，點搞呀？

梁鴻華（現職電影監製）塊面少我幾粒暗瘡咋喎！

陳善之（現職黎明經理人）動作古古怪怪，角色好局限喎！

最高大都算黃柏文了，但係樣貌過於鬼佬味！

點算呀？唔怪得會選中我了！難道今年沒人報考？草率成軍？

唔係喎！報紙話三千幾人，選中我們四十幾個咋喎，唔通今年香港靚仔全

部死晒？

唔明，天下間真是有很多問題唔明！

不過世上無絕對，男仔不行，尚幸女仔方面十分出色。

陳玉蓮，清純，有股反制度反傳統之氣質，靚得出眾，靚得有性格，難怪往後成為港、台知名的小龍女。

劉詩棣（曾演出電影「追女仔」），年青活潑的小女孩，眼大大，樣貌鮮甜，就好像一條新鮮魚，隔水蒸熟，食時無需放任何調味料的感覺。

廖安麗，不但靚，而且做過話劇，識做戲嘛！

容惠雯，有股深沉憂鬱的成熟女人味。

就是這群當年的精英，構成了七七年電視界的一股新動力。

※　　※　　※

開學第一天，程乃根副主任正顏厲色道：「絕對不能亂搞男女關係，否則

公司一定不會給予任何機會的。」

從程主任圓碌碌會噴火的雙眼可以強烈感受到，他剛才說這兩句話絕不是講玩，但這兩句話背後又好像有另一番含意：「不能亂搞，但可以正常搞嗎？」，但對於我來說，這兩句話可說是沒用。

不是因為我背後有靠山，而是因為直到中學畢業為止，我也不敢直眼望女仔，不知道為甚麼，對著女孩子的時候，就好像沒有話題似的。

心裡很羡慕一些人，三兩下手勢就可以與女孩子搭上，不到三分鐘便可取到電話，約埋去街，到底他們有些甚麼魔法呢？

我發誓，我一定要學，我一定要將此種魔法學好。

不知道這個演藝訓練班會否將這學問，列為一個課程教授呢？

※　　※　　※

訓練課程為期九個月，分四期。首期主要教授有關演出之基礎及理論，主

任導師為劉芳剛先生。

教授「史丹妮拉夫司基」（俄國戲劇大師）之戲劇理論為鄭有幗老師（鄭老師現為新加坡電視台演藝主任），當時鄭老師剛從中國大陸來港，滿口北方音的廣東話，經常被同學們模仿，想起來實在有點不應該。

全個訓練過程，首階段是最沒趣味的，演戲就是天份，沒有天份，那怕你是戲劇教授也不外如是。

不知其他同學這階段是怎樣過的，反正我有書就照聽，左耳入右耳出，筆記照做，老師問起，胡亂堆砌一個答案，應付了事。

真的，演出頭十年，曾經自問，這些戲劇理論對我的演出有甚麼幫助呢？沒有理論，我還是這樣演出！

直到有一天，當我感覺演技乾涸的時候，偶然從床下底翻出這本筆記。天呀！這就是我需要的，為甚麼我不懂使用呀？

人生就是這樣無奈，當你擁有的時候，你會不懂珍惜，當你失去的時候，就只會低頭嘆息。

第五篇：英文歌揭露阿燦死穴



⊙

第二階段的課程明顯好玩很多。

張亨利老師的交際舞，拉近了我們男女同學之間的距離，彼此間的溝通更進一步。遠處看見程乃根主任在靜靜地觀察著，不要想其他，舞繼續跳。

SUNNY哥哥教唱英文歌：「《FIVE HUNDRED MILES》是一首經典民歌，唱的時候，我們盡量要掌握歌曲裡面之感情……。」

「好了，大家各自練習，下星期我們選幾位同學出來獨唱。」SUNNY哥哥再道。

大鑊！大鑊！首歌裡面好多英文字我唔識，萬一選中我。點算？點算？

唔怕，阿媽拜神本《通勝》裡面，有教人英文拼音，點解拼出的音完全唔同？

※ ※ ※

「先生，請問有冇《FIVE HUNDRED MILES》呢隻唱片賣呀？」我溜進唱片舖。

「邊個唱呀？」唱片仔反問。

「呀……！」老實講，我真係連邊個唱都唔知，點答？冇理由衰俾個唱片仔睇死佬。

「蝦！最近好似邊個翻唱過話…蝦…蝦…蝦……」蝦極佢都未有反應，正死佬。

「陳美齡可唔可以呀？」唱片仔把唱片遞過來。

「陳美齡呀！我都係鍾意聽呀邊個。」我扮晒識貨，售貨員隨即想將唱片收起。

「喂喂喂！算啦，冇其他存貨都聽住先啦！」

「蝦！阿雄仔，估唔到讀訓練班，英文要LOC　LOC聲喎，連英文歌都識唱？第日做了明星，千祈唔好唔記得我呀？」陳大嬸道。

所以話簾租屋的隔聲設備真係好差，唔好講話兩公婆嘈交。我已經唱到咁細聲，陳大嬸都仲可以聽到。吹漲！

哈，唔通，我的英文真係有進步？估唔到陳美齡又真係幾出名！

哈哈哈哈！

未唱夠三句，就聽到一陣狂笑，當中笑得最大聲，又最瘋狂那個叫梁鴻華。

「大佬，係『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on』呀，唔係『意虎me朵妻I on』呀，你點唱？不如譯佢做中文唱好過啦！騎，騎，騎……」梁鴻華笑得更肉酸。

「挑，我講英文帶有少少法國口音嘛！」我解釋。

「不如你講話唱緊俄文歌仲好，仲練唔練？再來過啦！」

結他再次奏起樂曲前奏。

開口唱頭一句。

哈哈哈哈！又一輪笑聲。

※　　※　　※

印象中，SUNNY哥哥是兒童節目主持，講説話好滋油，好似教仔咁，估唔到佢唔只識唱歌，仲識教人玩魔術，但係今日我唔想上佢堂，因為佢要我們每人輪流獨唱。

梁鴻華十三歲就開始打BAND，所以佢冇煩惱，抱著結他，十足十個意大利佬站在街頭追女仔般，充滿感情地演繹著。

我的心在砰砰聲跳動，手心冒汗，不知不覺連坐著的椅子也濕了。

「啪啪啪啪啪！」，一輪掌聲，梁鴻華已經唱完。

主啊！我求你，你憐憫我這隻小羔羊吧！SUNNY哥哥千萬不要點我出去唱歌呀！千萬不要點我出醜呀！

SUNNY哥哥在四處張望，雙眼就像一隻餓了一個星期的猛虎般，在四處找尋獵物。

突然間，我感覺被人點了穴似的，全身僵硬，差點呼吸也成問題。

SUNNY哥哥那銳利的目光就在我身上停了下來：「廖……」

第六篇：擔心被恥笑猶如判死刑



⊙

「廖…… 廖安麗。」

坐在我身旁的廖安麗同學，當聽到SUNNY哥哥呼喚她的名字的時候，就像一個久旱逢甘露的婦人一樣，抱著結他，笑到見牙唔見眼，但係又要扮到好有少女矜持咁（這個表情真的很難演繹，請恕我演藝水平差，直到今天，我還是沒法將這個表情傳神的表現出來），跳躍的彈出課堂中心。

「我唔係好識唱，唱得唔好，希望大家多多鼓勵！」她講完，眾同學鼓掌。

我不知廖安麗同學唱得好唔好？更不知她在唱甚麼？

只知道時間彷彿就像厚厚的冰霜，在沒有陽光的初春，只一點一點的慢慢溶化，心情紊亂的我，真的不知如何面對，惟有不停在深呼吸，希望可以解除

緊張。

「好，唱得好。」坐在我另一旁的樓南光同學突然大聲狂叫，大力鼓掌，嚇得我膨脹得如小青蛙的胸部更覺爆烈，若果當時有尺量度的話，相信葉子楣也絕非我對手。

「廖安麗同學唱得好好，但有一點必須要留意，就是節奏跟感情。」SUNNY哥哥道。

我盡量將頭低下，避免與SUNNY哥哥有眼神接觸，希望可以逃過這次災劫。

「下一位。」死梗！死梗！又來了，我求你，千萬不要叫我，我真不知如何面對，我會被其他同學笑死的。

我就像一個被判環首死刑的罪犯，在等待終極降臨。

「陳榮輝。」SUNNY哥哥道。

「好，陳榮輝，好，哈！」樓南光就像演唱會那些如痴如醉的歌迷，用其招牌式爽朗的聲音在叫囂著，拼命鼓掌，眾附和。

掌聲背後，我強烈感受到一股嬉笑，因為眾人知道，陳榮輝和我一樣，不懂唱英文歌。

在陣陣想看熱鬧的笑聲下，陳榮輝同學猛然站起，帶著不亢不卑的步伐邁向課堂中央。

眾同學在交頭接耳，在期待著一套鬧劇的演出！

為自己抹一把汗的同時，也為陳榮輝擔心，他將如何面對？

「對唔住，各位同學，因為我自小家貧，很早便進入警界當差，老實講，我連二十六個英文字母也未記熟，又點樣可以唱英文歌呢？」陳道，眾笑。

「響過去的一星期裡面，我曾經買過陳美齡的唱片來跟住學，但礙於天資的關係，所以練極都未成功。」一眾大笑。

「我想大家俾時間我，我會努力，等我學習成功之後，我一定會為大家表演。」

眾笑得更大聲。

「如果大家唔介意的話，今晚我就為大家唱一首中國民歌，相信除了語言不同之外，其他的技巧也是相若的。」

眾人被這突如其來的一番說話打斷笑聲，全體愕然，視線全面轉向SUNNY哥哥。

「音樂其實是無分界限的，中文歌英文歌也好，也是掌握歌唱技巧的一個方法。」SUNNY哥哥也非常識做，打破困窘。

「好吧，我們就聽聽陳榮輝同學的中國民歌吧！」SUNNY哥哥說完，眾鼓掌。

「跑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雲喲……」

九紋龍（陳榮輝的暱稱，因他背後紋有一條大大的龍）就以其雄渾的歌聲，唱出這首中國民謠，將在座眾人的心靈緊緊扣著，更隨著歌聲拍手打著節拍。

這時我就像給一個武功蓋世的高人打通任督二脈一樣，默然醒覺。原來這個世界上有一樣東西叫做「咁都得」。真的，每個人也有各自的才能，一樣不行，並不代表事事不通，為什麼要擔心人家的恥笑呢？

一曲既罷，課堂內掌聲雷動。

這一課，英文歌我學不會，但得到一個一生受用的經驗——坦白不會帶來恥笑，隱瞞才會令人揶揄。

第七篇：女同學上功夫堂姨媽到



⊙

對於女同學來說，李家鼎師傅教的功夫課程是最難捱的。

「你哋咪以為讀訓練班淨係學做戲呀，武術學唔好，一樣唔可以畢業呀！李司棋、黃淑儀夠唔識打啦！拍《書劍恩仇錄》咪又係我教識佢地，你哋好唔好戲得過佢地呀？繼續練。」

當年電視圈自佳藝電視台播出《射鵰英雄傳》後，正帶動一股功夫武打劇熱潮，所以功夫這個課程，好像是由第五期訓練班才新增的。

「小心拿刀，姐手姐腳，點打呀？」李家鼎師傅道。

「不要理她，若果她擋不了的話，就一刀劈落他的手吧！」

嘩，真殘忍！

「嗱，這張古裝食飯檯，一邊放『榻榻米』，你們就從檯的這邊，凌空飛

身穿過檯面，然後轉身跌落『榻榻米』上，這個動作，行內術語就叫『穿槍背』

記得縮頭，唔係連條頸都整斷你呀！好，開始，龍天生……。」

「師傅，我唔識……。」未待龍天生說完，就清脆的聽見「啪」的一聲。

「喲…喲…喲……！」龍天生同學縮作一團，不停用手抓背以減輕痛楚。

手起刀落，只見李家鼎師傅手持古裝道具木刀，從龍天生的背脊上收回。

「身為班長，咁都話唔識，跳…。」他道。

一聲號令，加上道具木刀再次狀似打下，龍天生已顧不得其他，一個箭步，「蓬」的一聲便穿過古裝檯面，跟著「砰」的一聲巨響，便如同死屍般躺在「榻榻米」上，動彈不得，隨即只是傳來「喲喲喲」的微弱呻淫聲。

為甚麼我會說是「呻淫聲」，而不是「呻吟聲」？因為當時龍天生發出的痛苦聲浪及表情，實在太奇特、太出人意表，只能夠概括以一個「淫」字來形容。

「咁咪跳過囉？點解唔得，第二個。」

莫講是女同學，就算是男同學也頂不住這嚴格的訓練。

「嗱，而家地面鋪上『榻榻米』，你們就站在一角，凌空跳高，一個空翻，然後用你們的雙肩雙腳跌落地上，頂著，行內就叫這個動作做『吊毛』。」

「吓，咁咪遲早跌死！」眾同學又一輪交頭接耳。

「呂良偉，你第一個。」李家鼎師傅指定道。

呂二話不說，飛身騰空一個空翻，「砰」聲跌落「榻榻米」上。

「嗱，咁咪得囉！驚甚麼呢？好，而家拉開『榻榻米』，就往地上『吊』。」

「廖偉雄，輪到你。」

「Oh！My…… God……！」

漸漸地，每到功夫堂的時候，很多女同學便生病了。

「有冇搞錯？上個星期話姨媽到，今個星期又探佢，佢姨媽唔走呀？」李師傅就是這樣可愛，率直。

漸漸地，我們打起功夫上來也似模似樣，對日後拍戲幫助甚大。

我時常在想，若果當年那些女同學，知道楊紫瓊今天之所以能夠在荷里活大展拳腳，躍登國際巨星之列，也是由於識得打的關係，會否經常「姨媽到」呢？

我相信會，一定會，因為做人做事，最重要的是興趣，若果沒有興趣，很難會將一件事做得成功的。

訓練班除了學到各種演藝技能之外，亦有一樣我好有興趣之事發生，就是「偷窺」。

第八篇：為了排戲同學怨聲載道



⊙

普通人眼中，演員訓練班必定是一個爭名奪利的場合，為了成名，女的會獻身給高層，男的要巴結導師才可飛黃騰達，否則定必前途似「咁」。

不知是電視台管理嚴格，還是我們守身如玉，或根本是胸無大志，在整個訓練過程裡面，也不曾感受到爾虞我詐的情況，有的只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黃毛小子在嬉戲，在玩耍。

踏入訓練課程的第三個階段，排戲及實習的時間開始頻密，各同學間的距離也日漸拉近，可以說是已經到了無所不談、無所不玩的階段。

「劉芳剛老師交給你們的小品練習，下星期必定要排練好，記住呀！這次的成績是會計入總分之內，做得唔好，莫講話簽約，畢業證書也可能無呀！」程乃根主任以半嚴厲，半開玩笑的語氣對我們訓斥。

我們知道，經過數個月以來的朝夕相對，程主任已經對各同學產生了感情，罵是他職務使然，但畢業證書必定會簽發的，故我們亦以嬉笑的語調回應：「導旨。」

「程 Sir，我們都想排好齣戲，但係唔夠時間呀！」龍天生首先開始發難。

「係呀！係呀！」六大漢隨即齊聲附和。

「唔夠時間也沒辦法，自己安排早點回來排啦！」

「唔係呀！程Sir，早點唔得呀！呂良偉日頭仲要番工，齣戲我同佢一齊做，死梗啦！」梁鴻華（電影《Q畸戀人》導演）扮到成隻死狗般在唉聲嘆氣。

「我仲慘，我要煮埋餐飯俾阿媽食先可以出門口，如果早點返學，實餓死阿媽都得啦！」傅菁偉（現職配音員）用其略帶磁性的聲音在慨嘆道。

「廖偉雄，你又點呀？」樓南光大聲在問，分明有心整蠱。

「係呀！係呀！死梗啦！死梗啦！實畢唔到業啦！」我突然間被他一問，慌忙間找不到藉口，胡亂砌辭。

「廖偉雄，你同樓南光都可以早返，齣戲得你兩個排，點解死梗呀？」程Sir在用他那別樹一幟，圓碌碌獨特的眼神望著我。

「唔係，唔係，我哋梗係冇事啦！我替阿…阿…阿呂良偉、梁鴻華個pair死梗之嘛！」我道。

我說話時，死人樓南光在偷笑。

「咁你哋想點呀？」

「龍天生係班長，你講啦！」梁鴻華隨即打蛇隨棍上。

「係呀！係呀！龍天生提意見啦！」眾異口同聲，立刻將個「鑊」推給龍，睇佢點死！

「咁樣……」龍深深吸一口氣。

程Sir碌大對眼在等候，眾摒息以待。

「就咁樣……」龍又再吸一口氣。

程Sir開始不耐煩，眾你眼望我眼。

「就…就咁樣…」龍這口氣吸得更深。

程Sir 已開始做其他事。眾徹底失望。

「我哋想放學之後，繼續留響學校排戲，希望可以將勤補拙，等往後可以為香港演藝行業出一分力，為香港邁向國際舞台發一點光，講完。」龍天生一口氣不停說出，眾人即時好像定格般。

廣東話叫張開口得個窿，普通話叫目瞪口呆。

第九篇：排戲之餘玩串訓練班



⊙

瞬間，眾同學感覺龍天生的頭頂上，有一個光環在閃動，呀！他不是人！他是神呀！這樣的對白他也可以講出口，太偉大，太偉大了！

「咁都好，不過排戲還排戲，唔好排得咁夜呀！唪，鎖匙響度，龍天生你負責排完戲之後將門鎖好，若果唔見東西，為你哋事問呀！」程乃根主任說。

「一定一定，絕對冇事，放心放心。」眾同學實在按捺不住內心的歡愉，在咪咪嘴的應允。

第六期訓練班剛巧是香港無線電視大肆發展的階段，辦公地方已經不敷應用，製作廠房也要向外發展，租用葵涌及堅城製片廠，何況一個小小的訓練班，故當時我們的課堂便是租用總台斜對面的住宅大廈作為訓練基地，而我們能夠取得大門鎖匙，不就等如取得整個課室的控制權？這是程主任萬萬想不

到的！哈哈！發達啦！

「龍天生，你負責買啤酒回來。」呂良偉道。

「樓南光有電單車，叫佢去啦！」龍天生答。

「喂，用我架車要計番油錢呀！」樓南光好現實。

「得啦！最多咪夾番錢。」眾立刻發難，指著樓南光來罵。

「傅菁偉，尋日玩完副啤牌呢？」

「俾了廖偉雄放好嘛！」傅答。

「有冇搞錯呀，帶番屋企，俾阿媽見到，殺死我呀！收埋響廁所個頂度呀？去搵啦！」

「正死仔，整到副牌濕晒，成陣屎坑味，陣間玩鋤大弟扣十隻。」

「喂，老老實實，我今晚唔玩咁夜呀！呢度又冇床？」梁鴻華很師爺的道。

「撞鬼你，將功夫堂張『榻榻米』放埋一齊咪變床囉！死蠢！」

就這樣，我們每天用十分鐘時間排戲，用十個小時通宵達旦來進行課外活動。

漸漸地，由於接觸頻密，互相吹擂，排練時就將這些語言及小動作放在習作上，揮灑自如，演技果然突飛猛進。（我們私底下覺得）

「每人夾二十元，去黃柏文屋企打邊爐，制唔制？」課堂上，梁鴻華靜雞雞問。

「嘩，咁貴！」

「二十蚊都話貴？佢整個打邊爐好特別個喎，佢屋企仲有嘢你未睇過個喎！」呂良偉從旁吹噓。

「今個月冇錢啦，下個月找數得唔得呀？」

「唔好啋佢！！」

吹漲！

「嘩，得幾條菜咁就收二十蚊呀？搶錢咩？」

「咪咁心急，仲有其它放在雪櫃，食完仲有個泡飯，包保你未試過。」身為主持人的黃柏文安慰道。

第十篇：偷窺女生發現自然奇景



⊙

「開Show 啦！開Show 啦！」突然間，梁鴻華從房內慌忙的奔出大叫。

「熄燈，熄燈。」黃柏文指揮著。

「個望遠鏡呢？嘩，正呀！正呀！」

「咪咁大聲啦，死仔！陣間俾人聽到，以後都冇得睇啦！」

「嗱，每人限睇二十秒，好啦！好啦！廖偉雄，到你！」

「睇甚麼咁興奮呀？」

「嘩！」我禁不住內心的激動，叫了出來。

一個赤條條、一絲不掛的妙齡少女，就在望遠鏡的鏡頭上展現著，在收拾衣服。

哎呀，不得了呀！過了這麼多個寒暑，我還是第一次遇到，見到這大自然

奇特的現象，哎呀！死啦！死啦！我太興奮啦！

我還以為杜老福（國際名導演）的電影《後窗》是欺騙觀眾，原來現實生活真有其事。

不要浪費光陰，我要好好把握上天賜給我這二十秒僅有的光景，我要……

「喂，睇完啦！夠鐘啦！人地就走啦！嗱，廖偉雄再霸住睇，今晚我唔俾錢㗎。」樓南光在大嚷。

「喂，到第二個睇啦！喂…」眾在搶著看望遠鏡。

鏡頭一黑，對面的房間已關燈，眾不歡而散。

很回味，真的很回味，除了回味這個我平生第一次進行的非法勾當「偷窺」，更回味黃柏文親自泡製的火鍋。他的泡飯真是無法在其他地方可以品嚐得到，所以我決定在「燦師傅PJ SS2」總店內推出這個特色火鍋，唔來試就走寶。

圍爐共座，同學間也會天南地北，為前程，為將來胡扯。

「真係唔明，劉老師為何會選中我們讀訓練班呢？你睇，冇個靚仔。」

「黃柏文咪幾好，夠高大。」

「我睇都係阿呂，塊面雖然有條疤痕，但係都叫做靚仔，有性格嘛！」

「總而言之，第日發了達，千祈要關照關照。」

眾口一詞認定呂良偉是第六期的希望。

畢業禮過後，眾人在等候重要時刻來臨，四十多位同學當中，祇有十多名會被獲選簽約。

每期訓練班畢業均會進行一個綜合表演晚會，目的是招待新聞界、電視台高層、編導，以便挑選演員，故第六期也不例外。

我知我一定會被挑選簽約，因為綜合晚會內十二個演出項目我佔了八個，而且當中四個重要項目是擔當主要角色，雙人中國舞我是男主跳，話劇我是最

主要角色之一，功夫項目雙打對拆我是其中一個，沒有我根本冇得拆。

綜觀有部分同學只得一兩項表演，而且是群體的，我實在是太幸運。

除了多謝導師俾面挑選之外，不多不少也是由於權力問題，因為綜合晚會創作組長乃由鄙人擔當，大權在握，當然會度一些好「橋」給自己演出啦！

（講笑！講笑！）

第十一篇：大家姐代簽首張賣身契



⊙

畢業晚會完成後便開始休假，全體同學回家等候消息。

一個星期後接到電視台的電話，叫我回去見藝員部主任何家聯先生。

噢！太美好了，我終於可以踏足娛樂圈，我終於可以找到人生第一份工作，我終於可以每個月賺到八百元入息了（當年普通文員的收入約一千二百元）。

與何家聯先生會面時，他在詳細解釋公司政策。

「你讀訓練班的表現不錯，所以公司決定同你簽約。」

「哦！」我禁不住內心的喜悅。

「今年公司的制度改變了，固定月薪，不計Show（即不計超時補水）隨傳隨到，唔可以推戲，有冇意見？」

「冇！」我答得很快。

「薪金就每個月八百蚊，有冇問題？」何家聯先生道。

「呀……」我有點不知如何是好。

何家聯先生眉頭立刻濃縮成一條條深坑溝渠狀！

「冇，冇，冇問題。」慌死佢唔制，立刻轉口風。

何家聯眉頭鬆番，回復靚仔樣。

「冇就響張約度簽個名，夠十八歲未？」他問。

「呀！差幾個月。」我答。

「咁叫你阿媽來簽啦！」他邊說邊快手將合約取回。

想搶也搶不到，我當堂發矛道：「吓！唔駛阿媽啦！我簽得啦！」

「未夠年齡必須要監護人簽名先得！」他堅持。

「咁我簽住先啦！你呢度人多出入，萬一張合約唔見了，要你哋重新做過

就麻煩啦！」

何生目無表情地瞪眼望著我。

「咁我陣間叫阿媽來啦！」他好像死狗般。

「下星期啦！下星期我秘書會再俾電話約你。」他決絕地，隨即開始在其他文件上簽名。

「唔知改明天中午得唔得呢？」我懇求地。

他停下，我們抬頭互望了六秒。

※　※　※

「我去簽約？我邊識字呀？」阿媽道。

「係呀！係呀！真係要睇清楚份合約至好簽呀！唔係佢第日叫阿雄仔拍鹹濕片就該煨囉！」（當時尚未實行電影三級制）鄰居陳大嬸一針見血地指出。

「電視台會唔會咁衰呀？」阿媽問。

「好難講！阿雄仔又後生又咁靚仔，鹹濕片成日要新血嘛！你都咪話唔會！」

陳大嬸堅持。（吹漲！）

「咁點呀？」我很無奈。

「我連自己個名都未識寫，鬼識睇份合約咩？叫你家姐啦！」阿媽提議。

就這樣，大家姐便成為我的監護人，簽了我平生第一份賣身契。

※　※　※

同學聚會，當然會談起，誰獲簽約。

「有冇搞錯呀？唔簽呂良偉？」我們異口同聲。

「你慌唔係得罪人咩？」

「唔係點解阿邊個都簽唔簽佢呀？」

「係囉！係囉！一定有蠱惑，廖偉雄，你上去搵何家聯揭發佢啦！」他們

道。

「嘩！精人出口，笨人出手呀！」

「唔駛驚，呂良偉，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話雖然是這樣說，但當時差不多全體同學也明白，娛樂圈這麼小，外面狂風暴雨，此地不留人，真的是沒有甚麼好去處，不過儘管安慰呂良偉，以免氣氛越弄越「薑」！（不是寫錯字，因為當時的空氣真像「一舊薑」咁辣！）

第十二篇：爆肚搶戲被王天林大罵



⊙

世事無絕對，當李家鼎師傅知道呂良偉不獲簽約的消息後，便一股勁地衝上寫字樓，直入周梁淑怡女士辦公室。

不消五分鐘，他便回到阿呂的身旁，權威十足地說：「邊X個話唔簽呀！呂良偉，後日下午去見何家聯！」

就是這句粗口，便改變了呂良偉的一生。

當日這幕情景，至今仍深深刻鑄在我腦海中，沒法磨滅，因為它使我明白到「隨緣」兩個字的真正意義。

是你的必定是你，不是你的，就算千方百計，也未必得到。

但話得說回頭，若果呂良偉不懂做人，不懂尊師重道，上課偷懶，李師傅會否為他出頭呢？

簽約後半年，可能由於是沒有超時補水，好使好用的關係，工作量非常繁重，差不多每天平均只睡四至五個小時。

早上拍《民間傳奇》，中午拍《北斗星》，晚上入廠拍《GAG SHOW》，半夜「偷雞秘撈」為電影配音，雖然每天都是周而復始地講兩句對白，但總是樂此不疲，希望將每一個工作做到最好，也可能就是這種鍥而不捨的精神，終於令到我的銀色旅途上出現第一線曙光。

《貼錯門神》——一套新派喜劇功夫片（當年來說絕對新派）。十三集，每集一小時，逢星期四，八點鐘黃金時間播出，男主角黃元申、陳國權（牛咁眼）；女主角繆騫人、莊文清；大反派是李家鼎；監製、導演是天林叔（王天林）；副導演是劉仕裕（《西遊記》監製）；首席男「茄喱啡」（臨時演員）廖偉雄。

當年電視台由於製作人手有限，故所有的劇集差不多都是邊拍邊播出，

《貼錯門神》也不例外，亦因為如此，給我製造出一個大好良機。

第一集，演出的角色是路人丙，對白兩句。

第二集，升級，路人甲，四句對白，嘩，正！

第三集，有角色，店舖掌櫃，四場戲，主場十八句對白。

不得了，不得了，一定要將這個角色演好，應該如何搶戲呢？

潮流興石天式誇張表演，好！就學石天。

再毒辣一點，排戲時不做足，拍攝的時候將對手也搞得笑了，哈！就這麼決定。

「有冇搞錯呀！廖偉雄，排戲嗰陣又唔做？再來過。」

控制室上天林叔破口大罵，即時冇晒心機。

擴音器又再響起，傳來助導劉仕裕的聲音：「跟先頭咁做啦！都幾好笑！」

「領命！」成個人醒神番！

由於外間反應不俗，演出便更大膽，更誇張。

到了第十三集的時候，居然連李家鼎師傅的角色也搶過來，成為戲中舉足輕重的大反派。

電視的影響力真是驚人，劇集播出後，走在街上，居然也有人對我評頭品足，真是一種享受。

所以那段時期，只要一有空檔，我必定會到旺角最旺的酒樓午膳，去感受這種超然的氣氛。

當其他人指手畫腳的時候，我還要扮成不知情的樣子，查實在細心偷聽他們的議論：「咪係佢囉，係呀，係佢呀！」

「哎呀！電視睇都冇咁肉酸，真人仲死，塊面成一舊舊暗瘡㗎！」

吹漲！

第十三篇：佳視向首席茄喱啡挖角



⊙

由於佳藝電視擴張營業，香港電視史上正式掀起首個挖角浪潮，當年貴為無線電視首席「咖喱啡」的我也不能倖免，成為獵頭對象。

有一天，朱克叔（當年佳藝電視藝員部經理）突然致電給我，約我在尖沙咀某大酒店秘密會面，就是這次商談，差點令我的演藝生涯永不超生。

一九九七年自佳藝電視推出由白彪、米雪主演的《射鵰英雄傳》收視創高峰以後，令香港演藝界（包括投資者）認為，無線電視所創立的神話是可以推倒的。

周梁淑怡領導下，大批TVB員工倒戈相向跳槽佳視，當接到任職佳藝電視藝員經理的朱克叔來電約見時，精神為之一振，心想估唔到我都有人搵？

「相信你都知我今次約你出來的目的啦！」坐在尖沙咀某大酒店的咖啡室

內，朱克叔一副神情嚴肅的態度說。

「我哋做後輩，梗係得閒要同前輩飲茶學吓嘢啦！騎⋯騎⋯騎⋯（扮笑）。」梗係唔會講你叫我出來是挖角啦！萬一唔係咪好瘀，一於胡亂講句說話，將空間充塞過去便算。

「你響TVB的薪金是八百元，而家我哋出二千四百元俾你，有冇意見？」

嘩！撞鬼囉，開口就出三倍人工，唔怪得人哋話佳視有金執啦！即時成個心都「創」晒。

「唔係錢的問題（扮晒嘢），因為我同TVB仲有幾個月先約滿，而且死約完了，還有生約。」

「你可以放心，我哋已經同律師商量過，生約是沒有法律效力的，你而家可以先簽合約，過幾個月才過來上班。」他隨即在公文袋內，取出一張打滿中文字的A4紙放於檯面上。

「呀……！」我說不出話來。

「打工最重要有伯樂，全個第六期訓練班，周太只係提出要簽兩個人，你係其中一個，所以希望你唔好錯過今次的機會。」朱克叔再勸我。

我個人就係咁唔讚得，俾佢講多兩句，話全訓練班只係簽兩個人，當堂成個人毛都鬆晒。

「但係咁重要的事，我唔可以即刻決定喎！」我道。

「咁後日下午我哋再會面，到時聽你好消息，但係咁，希望我們今次的見面，無論成功與否，你都能夠保守秘密。」朱克叔臨行前非常神秘地說。

我很久也未試過這種滋味，睡在床上，整晚輾轉反側，開講有話「女為悅己者容，男為知己者死」，現在有人睇得起自己，應該怎樣呢？

唉！真是煩死人，但朱克叔所言，是否屬實呢？

還是做個醒目的香港人，先打個電話收收風再說。

「喂……」電話中傳來熟睡沙啞的聲音。

「有冇搞錯呀！梁鴻華，咁早就搵周公？」我不滿地道。

「嘩，半夜三點啦！大佬！」梁鴻華道。

「喂，大件事，大件事，收唔收到風呀，佳視最近出高價挖角喎？」

「唉！有鬼行咩，好似我哋嗰期話挖兩個之嘛！」他說。

果然堅料，機不可失，我扮唔知繼續追問：「蝦，唔知邊兩個咁好彩呢？」

「容惠雯同埋呀邊個呀？」他答。

我心想，那個是廖偉雄呀！講啦！死佬！

「邊個呀？」我在心裡問。

「哎呀，唔知啦，明天再傾啦！」他收了線。

第十四篇：懶理無線挽留跳槽佳視



⊙

朱克叔果然冇講大話，咁我應該點呢？

TVB人才鼎盛，要出頭並不容易，現在佳視正需用人之際，會否有一個更好的發展機會呢？

要成功必定有風險，難得有人睇起自己，好，死就死啦！

一於簽約佳視，實行搵工跳槽。

紙果然包不住火，我很快便接到TVB藝員部秘書來電約見。

「廖偉雄，何生想約你見見面。」秘書道。

「哦！好呀！不過我開緊工，要過幾日先得喎！」我一於用拖字訣。

「唔駛了，何生已經幫你請了假，今天下午你來吧！」

想推也推不掉，惟有硬著頭皮步入TVB藝員部經理何家聯先生的辦公室。

「廖偉雄，根據我們簽訂的合約內容，兩年生約必須履行，希望你知道，若果違約是要賠錢的。」何家聯一開口便出皇牌恐嚇，接著又道：「公司見你表現不錯，所以決定將你人工加到二千元，簽了份合約先啦！」

果然是老雀，一啖砂糖一啖屎，都費事問你得唔得，成份合約放在檯上，睇你點反應！

「對唔住，我已經簽了佳視！」事已至此，不說真話不行。

「放心啦！你同佳視簽嗰份合約無效的。」何家聯先生謂。

有冇搞錯？佳視話TVB份合約無效，TVB又話佳視份合約無效，到底那份合約才算有效，連我也糊塗了。

「我想考慮一下。」我說。

「明天答覆我吧！但記住，毀約是要賠錢呀！」何生提醒我。

唉！早講加人工我就唔走啦！而家茶禮都收埋添！怎辦呢？真傷腦筋！

阿媽教落，做人最緊要守信用，既然答應了佳視在先，便應該要遵守承諾吧！

主意既定，勇往直前，一於有前無後，打死罷就。

※　※　※

「何生想明天跟你見面。」

「對不起，我明天要拍戲呀！」

「那麼後天下午呢？」

「我阿媽隻腳生了粒雞眼，後日要帶佢去睇醫生呀！」

藝員部秘書多次來電約見我，為免節外生枝，惟有諸多理由推辭。

我孤注一擲，寄望轉投佳視後有一番作為吧！

萬萬想不到，這個世界上有一樣嘢，叫做「執笠」。

第十五篇：佳視執笠巧遇李添勝打救



⊙

「佳視執笠呀！佳視執笠呀！」拍戲途中，突然接到消息，簡直晴天霹靂。

「真定假呀？咁大間公司執笠？」

「林秀峰咁有錢，點會執笠呀？」

「資方正商討賠償方案，部分員工代表盧國雄、鄭裕玲不排除抗議可能……

……」電台廣播確認了這消息。

「哎呀！好在冇簽約，唔係都唔知點死！」

「朱克打四次電話俾我，我都費事睬佢，早估到啦！咁高人工點頂呀！」

眾人你一言，我一語，彷彿預知事件發生。

「喂，廖偉雄，點解成個呆晒呀！」導演突然發問，眾停止爭論。

「我簽了佳視呀！」我哭喪著臉道。

※　　※　　※

「你阿媽隻雞眼好番啦？」藝員部秘書笑問。

「嘻…嘻……」我無言以對，惟有苦笑遮醜。

「你唔駛等啦！何生唔得閒見你呀！」

「我有時間，慢慢等都唔緊要。」我堅持。

我知道，以我當時的人際關係，若失去TVB這份工作，可能我的演藝生涯便會從此告一段落，不等又如何呢？

自那天開始，就算翻風落雨，行雷閃電，每日我也會抽空到辦公室門外等候，但始終何生也沒有見我。

但始終TVB也沒有炒我。

但始終全體同學也加了薪金，唯獨是我，繼續八百大元。

但始終我也不放棄這個機會，繼續等。

終於有一天，當我在辦公室門外繼續等的時候，電梯步出一肥一瘦的男子，瘦的那位叫李添勝（著名長篇電視劇集監製），肥的戴著一副眼鏡，不曉得叫甚麼名字。

「添哥。」雖然添哥可能並不認識我，但禮貌的一聲招呼不可少。

「早晨，哈哈哈！」添哥也禮貌地回應，點了點頭。

就在我們三人擦身而過的一剎那，突然間，我感覺到一股真氣，從丹田直湧上天靈蓋。

只見添哥就停在我面前，瞳孔放大，雙眼直向我瞪來，嘴角慢慢往上翹起，露出一排黃中帶黑的牙齒。

肥仔見狀，也不示弱，眼從我下部要害位置開始慢慢往上掃，彷彿要將我一口吃掉。

「係佢啦！係佢啦！」添哥打破沉默，雀躍的指著我道。

肥仔也興奮的相和：「佢咪係阿燦囉！」

第十六篇：胸對胸攬著鄧碧雲叫阿媽



⊙

收到藝員部電話，方才知悉我將被派演一個長篇電視劇。

工作會議上，各方精英雲集，監製李勝添，演員周潤發、繆騫人、鄭裕玲、任達華、黃新、莊文清、李道洪、李香琴、譚炳文……

當碧姐鄧碧雲出現的時候，發仔便對其大叫：「媽！」

「仔！」碧姐高興的回應。

「哎呀，唔好講咁多，攬下先。」發仔邊說邊將碧姐緊緊的胸對胸擁入懷中。

「嘩！果然堅挺，勁呀！」發仔大叫。

眾人大笑。

其實不用發仔示範，我也感覺到碧姐的堅挺，想不到這樣年紀，厚厚的衣

服包裹著，還是這樣高聳入雲，真叫人讚嘆，所以「碧雲天劇團」能夠縱橫省港澳，絕對是有理由。

心想，若果有一天我跟她熟絡了之後，我一定要好好向發仔學習，見面時要與碧姐行擁抱禮，一嚐那不為外人道的滋味。

正當我幻想至差不多鼻血也噴出來的時候，我突然聽到一聲「溫油」的呼喚。（我並沒有寫錯字，因為那聲音真的像「油」一般潤滑。）

「燦！」碧姐叫我。

「碧姐！」我道。

「哎呀！仲叫碧姐，叫阿媽呀！」眾笑。

「阿媽。」我害羞地道，眾大笑。

「叻仔，叻仔。」碧姐就像一個可敬的長者，用手撫摸著我的頭。

「仲唔攬下阿媽？」眾又笑。

「好心你唔好整蠱人啦！發仔，你睇，搞到阿燦成塊面都紅晒啦！」

眾笑不停。

到很久以後我才明白，為甚麼當天碧姐要我叫他做阿媽？

這就叫做入戲，我們是飾演兩母子，若果內心沒有這種情，何來會演得似呀？高手就是高手！

到後來，我每次見碧姐的時候，必定叫聲阿媽，然後緊緊的擁抱一下，不是鹹濕，而是禮貌，感謝，因為在碧姐身上學到的實在太多了！

接著，添哥便一一介紹各工作人員，然後輪到一個肥仔介紹故事內容、人物性格，這個肥仔就是當天同添哥一齊在辦公室相遇的那位，直到很後期才知道，他就是當今影圈著名製作人——王晶。

※　※　※

由於小時候，經常跟隨母親回鄉探舅父，故我對內地人的生活，基本上也

有一些了解。

被分派到演出「阿燦」這個角色的時候，腦海便不期然浮現出國內表兄弟的影子，他們的髮型、動作、服裝。

對！叫他們借出那些破舊的服裝給我，不就更像大陸人嗎？

開工第一日的通告是七十二小時，導演是伍潤泉，演員除了我之外，尚包括呂良偉、龍天生，拍攝地點是元朗天水圍附近。

由於故事內容是講述我們日夜兼程逃亡來港，所以拍攝的時候也是日以繼夜，三天不眠不休，回到家的時候，身上發出那股難聞的味道，真是不為外人道。

第十七篇：早過汪阿姐做「人大代表」



⊙

拍戲空閒的時候，我們一大夥人，總喜歡圍著碧姐（鄧碧雲），嚷著要她講述一些梨國逸事、鹹濕笑話，從中學習一些做人哲理。

一個很深刻的故事：某粵劇大佬倌拍戲的時候，經常是口沫遮攔，工作人員礙於謀生關係，大多敢怒不敢言。一天，大佬倌贏馬，慶功宴時心血來潮，吩咐場務打包六十多隻糯米雞回廠，宴請工作人員宵夜，以為必定獲眾人多謝，誰知一進廠門，只見糯米雞隻隻被吊高在半空，為之氣結。

這個故事教訓我們，做人千祈唔好得人憎，如果唔係，「吊高」你都仲得呀！

※　※　※

《網中人》這套電視劇集，由於劇本極能反映當時香港之社會心態，角色

寫得有血有肉，啟播首周便好評如潮。

「見工的時候要收八千元薪金，同朋友打賭一口氣吃下三十個漢堡飽」。令「阿燦」這個角色深入民心，更令我比汪阿姐（汪明荃）更早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代表」（因為當時「阿燦」已經是國內新移民的統稱）。

「阿燦」的成功，廖偉雄佔的比例實在太少，要感謝的人卻太多，恕難一一盡錄，唯有衷心的向曾經為這套劇集付出過的工作人員說一聲：「多謝！」

經常在想，我為何會得到「阿燦」這個角色呢？

是不是我「夠樣衰」呢？

但，縱觀電視圈，樣衰的不只我一個。

又不是有人在背後撐腰，為什麼會選我呢？

拍戲的時候經常會聽到這樣的抱怨：「最衰是沒有機會，否則我一定會成為國際巨星。」

「為甚麼沒有機會？聞說你推卻很多次演出呢？」

「當然啦！全部角色都是『茄喱啡』，一係Book你做『雞』，做完以後仲駛撈？」

心想：吳家麗之所以成為亞州影后，就是懂得把握做「雞」這個機會，逐漸從「雞pat pat」升級成為「雞二度」，再成為「雞頭」，然後才有機會一躍成為電影明星；但你現在連做「雞」這個機會也推掉，那憑什麼出位呢？

娛樂圈成名不容易

全港每年想進入娛樂圈的人不少於5,000名。

能夠成功入圍的約一百名，佔2%。

能夠給觀眾叫得出名字的約二十名，佔0.4%。

能夠做上五年仲未死的約十名，佔0.2%。

能夠做上十五年還健在的約五名，佔0.1%。

能夠做上十五年還可以逐鹿江湖的約二名，佔0.04%。

如何成為0.04%的一員呢？

若果沒有路人甲乙丙，決不可有《貼錯門神》的大反派。

若果只懂抱怨懷才不遇，自怨自艾，整天守株待兔等運到，而不願付出，爭取，那來「阿燦」呢？

「阿燦」可以說是改變了我的一生，為我帶來了無數榮譽，當然，更不能少的是「車仔」、「屋仔」同埋「老婆仔」啦！

第十八篇：拍戲成名登台搵真銀



⊙

隨著「阿燦」這個角色深入民心，一連串的工作便接踵而來，在九龍城某咖啡室，在座有招振強（《上海灘》監製）、孔權開（著名製作人，《包青天》就是由他一手引入亞視）、蔡賢聰（當年為TVB著名服裝設計師），當然更不能少的就是小弟。

打開話匣子，孔權開便滔滔不絕：「這套電影就是我們三個人投資，招生做導演，拍出來的效果你絕對可以放心！」

「相信這套電影，對你來講也是一個機會，在小框框混是賺不到錢的，憑藉這套電影，說不定可以更上一層樓呢！」蔡賢聰也在旁附和著。

「如果你沒有意見的話，就簽了這份合約啦！」

「冇問題，但係，酬勞方面……」我停下來。

我心想，依照當年的市價，作為一個主角，冇十萬也有八萬啦！今次仲唔發達？

「我們當然不會虧待你，嗱，這是首期支票一千元，另外六千八百元分三期支付給你。」

「咁我做主角份人工咪即係得七千八百元？咪仲少過特約演員！」

「實發，實發，好意頭嘛！」孔權開笑口盈盈的道。

「我們這套電影是全世界發行的，萬一賣錢，你想，最大得益的是誰？」招振強補充著。

「但係……」

「唔駛但係啦，機會只係得一次㗎咋！」

「咁好意頭一點，俾夠八千得唔得呀？」我無奈地。

「好，就咁決定，一於八千。」孔權開突然大聲下決定，嚇得蔡賢聰差點

將口中的咖啡也噴出來。

孔權隨手將合約放在檯面上：「好，簽約，簽約。」

《阿燦正傳》這套電影就是這樣開始了！

以收入計算，我並沒有增加，不要說是主角，單是特約演員薪金，當年我已經是五百大元一天了，以工作三十天計算，便應該有一萬五千元，但這份合約，只有八千元，仲衰過做仔嗰陣，點搞？真係激死！

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阿燦正傳》由於製作超支，雖然在香港票房不俗，但三人組也沒有賺到多少金錢。

反而……

當這套影片在星馬公映的時候，票房屢創新高，結果，真如招振強先生所言：「……萬一真的賣錢，你想，最大得益的是誰？」

回想這段過程，發覺做人有時真的不用太精明，傻吓傻吓，有時反而傻人有傻福開講有話：「難得糊塗嘛！」

《阿燦正傳》賣錢，為我帶來一連串電影工作（在此也要多謝孔權開等三位先生），也為我帶來無數登台機會。

「嘩，靚仔，勁喎！我剛剛去完新加坡登台，嗰邊個樂隊領班讚你喎！」秋官邊化裝邊用楚香帥的語調對我道。

「嘻嘻！我唱歌咁差，仲有排學啦！」難得前輩讚賞，當然毛都鬆晒！

「唔駛學啦！佢話你唱了十幾晚林子祥《十分十二吋》，有一晚入得準，晚晚都唔記得歌詞，咁夠膽，咁都仲唔抵讚，哈……哈……哈哈！」秋官一輪爽朗的笑聲。

吹漲！

不過講真，對於歌唱，我真是沒有天份，故登台期間經常鬧出笑話，但以

下這個絕對不是笑話：

我自小對女性有種懼怕的感覺，不知何故，每次單獨與異性朋友一起時，總是欠缺話題，日久便形成害羞的習慣；但每當遇到靚女的時候，內心又想春情盪漾，這股錯綜複雜的微妙感情，真是不為外人道，難道這就叫「思春」？

唸訓練班的時候，梁鴻華老找我這方面的毛病來開玩笑：「照相學來講，你起碼四十歲先會結婚，俾心機等啦！兄弟。」

但世上無絕對，只怕真情趣。

第十九篇：兩個肥婆酒店拍門求緣



⊙

馬來西亞天虹歌劇院，位於吉隆坡最繁華的「天河廣場」頂層，當年娛樂事業並沒有那麼豐盛的時候，這劇院便是港、台藝人登台的好地方。

通常主辦單位會安排我們入住對面的「總統酒店」，故每次登台完畢，總會有一批影迷在酒店大堂等候簽名，我通常也盡快趕上房間，以防止意外發生，但有部分拿不到簽名的影迷又會不甘心，逕自摸上房間拍門。

「呯！呯！呯！」房門又被拍響。

照往常慣例，當然是不應門，繼續沖涼。

「Uncle燦，Uncle燦！」門外傳來一把熟悉的小孩聲音。

我滿身肥皂泡，從浴室跑至房門後問道：「搵邊個？」

「Uncle燦，Mr. Wong 個女呀！」Mr. Wong 就是當年天虹歌劇院的老細。

「甚麼事呀？」我問。

「我介紹個靚女俾你識呀！開門啦！」她道。

「哎呀！我沖緊涼呀！而家成身泡，點開呀！聽日先啦！」我答。

我心想，你個妹頭，走上來搞住晒，聽日話俾你老竇知，罰妳冇零用錢。

「Never mind啦！Tomorrow 再來過啦！」門外傳來一陣溫柔悅耳，有點馬來西亞口音的聲音。

門腳下隨即有一張名片「攝」了進來。

我慌忙伸頭往防盜眼內偷看是誰，昏暗的燈光加上廣闊渾圓的魚眼鏡，映照著一大一小的肥婆背影，從房門遠去。

名片上寫著「Organ Teacher」（即鋼琴老師）。

我心想，你個妹頭，仲話靚女，兩個肥婆「騰下騰下」咁走，慌有好介紹咩，隨手將名片棄於一旁。

沐浴更衣，準備妥當，在等候工作人員來接我去劇院，演出當日的中午場。

閒來無事，順手拿起已放在檯上兩天多的香蕉來大嚼。

拍門聲又響起。

撞你個鬼，遲唔來早唔來，食到滿口香蕉你先來接。

「等陣，等『鄧』……。」口中塞滿香蕉已令發音不清，我順手拿著吃剩一半的香蕉，開門才算。

房門打開，見妹頭站著，「依」開一排大板牙，她高興的在叫：「Uncle燦！」

心中正不悅之際，我抬頭一看。

突然間，整個世界彷彿就像停頓了一樣。

妹頭不見了，身旁其它的雜物沒有了，只剩下一張被香蕉塞得漲漲的嘴，

一對長長但已經發出青光的鳳眼，望著一張尖長清秀、不施俗粉的臉龐，一對圓圓大大充滿靈氣的眼睛，我正在看得發呆。

求主保留美麗時光

瞬間，宇宙變得實在太美了！

Oh！My God！主啊！求你，求你將這人世間最美麗的時光永遠保留，就像鑽石一樣恆久、鈦白金一樣堅固。

胡慧中在《歡顏》唱的歌曲正在耳際響起：「不要問我從那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

對，不能老是盯著人家，第一句我應該跟她說甚麼話呢？

我會不會像郭富城？噢！搞錯！搞錯！當年尚未有郭富城。

血流量的增加不單令我整個臉部發紅發漲，就連香蕉塞滿的嘴，也像計時核彈一樣，快要爆破。

不能再等了，第一句我應該跟她說甚麼呢？

天啊！賜我力量，幫助我，幫助我這可憐的小羔羊去面對這艱巨的問題吧！

我實在沒法支持下去了。

茫然不知所措之際，突然間「啪」的一聲，隨著而來是「嘩」的一聲驚叫。

第二十篇：吃香蕉錯過咭片情人



⊙

「Uncle燦，你隻蕉呀！」妹頭道。

慌忙間，我阿燦不覺手中拿著的香蕉已斷為兩截，不偏不倚，正好掉在妹頭的鞋上，緊緊連成一塊，成為一隻新款的「香蕉鞋」。

「唔好意翅（思），我BOO（幫）你抹番乾訂（淨）。」口中塞滿的香蕉，根本連自己說甚麼也聽不到。

「我對鞋Last Day先買㗎！」妹頭在不停埋怨。

「Never mind啦！番落去幫你整番乾淨。」一把有馬拉口味，柔順的聲音正在安慰妹頭。

「唔底（駛），唔底（駛），我入次（廁）所……」

「哎呀！Uncle燦，你成口宮（香）蕉屎噴到我一面都係啦！」

天啊！為甚麼早不吃香蕉，遲不吃香蕉，偏偏要選在這最狼狽的時候，才塞到滿口都是呢？

「妳等等，我……。」為防再次噴蕉，我唯有用手勢指向廁所，隨即衝入去。

軍情緊急，來不及細嚼，我深深用丹田吸一口氣，運足內勁，「蓬」聲將口內的香蕉泥噴向廁所，激起了無數浪花。

撞鬼！撞鬼！弄至成面都係！越忙越亂，激死人啦！

我扭開水龍頭，正在清洗面部之際，門外又再響起一把柔順的聲音。

「我哋都係走先，唔阻你啦！尋日我俾你張咭片有電話，得閒Call我啦！」

「等陣，等陣，我得啦！」連忙拿起毛巾，三扒兩撥將濕漉漉的臉龐弄乾，運用拍攝武俠片時學得之「移形換影」步法，「Fit」一聲標到房門口。

「Hi！」我說。

人呢？點解？點解唔等埋我先走？我以後點樣聯絡你呢？飄紅，飄紅，妳人在哪方？

搞錯，搞錯，她並非叫飄紅，那麼，叫甚麼名字呢？

咭片，對，她說有張咭片給我，放在甚麼地方？放在甚麼地方？

「嘩！燦哥，有冇搞錯呀，尋晚你間房俾賊入屋咩？亂得咁緊要㗎？」酒店清潔女工看見一片瘡痍滿目的房間，嚇了一跳。

※　　※　　※

「唱歌不要單純在喉頭發音，應該運用技巧，將音域推向天靈蓋、眼、耳、口、鼻，這就是我們通常說的共鳴了。」休息時候，同台演出的客家歌王丘青雲先生不厭其煩，將歌唱技巧傳授給我。

我明明將張咭片放在床頭邊，為甚麼會唔見呢？為甚麼妹頭到現在還不入後台呢？我還有甚麼方法可以聯絡到那位小姐呢？

「阿燦，喂，你有冇聽我講㗎？成個呆晒咁？」

「有，共鳴嗎？」我答。

對，一定要有共鳴！但老實說，就算給我再次遇到她也是多餘，我應該從何入手才可以令雙方產生共鳴呢？

第二十一篇：用六小時翻譯大馬情信



⊙

帶著大大小小一包包的榴槤乾，豬肉乾飛回香港啟德機場，很快，預定的兩個星期演出已過去。

自從那天之後，我再沒有遇到妹頭，更沒有再見到她。

三月份的香港，潮濕、多雨，整天陰霾密佈，綿綿細雨令外景工作間歇進行，拍戲空閒的時候，圍著一群龍虎武師，大談溝女經。

「去過咁多地方，我都係覺得韓國最正，仲係宵禁嗰陣，落的士高放包『萬寶X』香煙響檯面咋，就大把女飛埋來啦！」為首的神仙在侃侃而談。

「係真唔係真呀？」

「唔信你問下道具阿大傻呀！套戲拍三個月，條女跟足佢三個半月。」

「又會多了半個月？」綽號十八的武師在傻傻的問。

「多出半個月是O.T.來嘛！（眾笑）唔只咁呀！條女連底橫（內褲）都幫佢洗埋，你話索唔索？」

「哈…哈…哈……！」眾鹹鹹濕濕在狂笑。

大談媾女經笑得淫蕩

「有冇搞錯呀，大傻六十幾歲囉喎，仲有女人吼？」

「所以話你真係溝得女少，燦哥，韓國的男人去打仗死晒，女多男少，求其有個慈姑仔，都有女人吼啦！哈…哈……！」眾笑得更淫蕩。

「唔好講咁多，快的叫老細去韓國開番套戲，包你揾到食！哈…哈…哈……！」

我心想，要去韓國拍戲，倒不如去馬來西亞，起碼那邊有蕉林、椰樹、榴槤，當然，更不能少的就是有她。

「電視機頂有封信，唔知係咪你㗎？」母親道。

很久沒有回家吃飯，一見面時，母親便告知收到信件。

「邊個寄來呀？」我問。

「全部雞腸，鬼識睇咩！」母親答。

「Dear Charn,

Long time no see, how are you? Sorry to have disturbed you the last time we meet, Are you busy lately? Can you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Hong Kong? When is the best time to visit Hong Kong? Do drop me a few lines or give me a call when you free.

Address: XXXXXX

Telephone No: XXXXXX

Love,

Jackie」

「親愛的燦，

很久不見，你好嗎？上次打攪你唔好意思！最近工作忙嗎？可否告知我香港的情況？旅遊最好的季節是幾時？有空來信或致電給我吧！

地址：XXXXXX

電話：XXXXXX

Love,

Jackie」

雖然短短的一封英文信，但我也用了差不多六個小時去翻查字典，以免將內容遺漏，雖然我用的字典比較差，翻譯成中文後比較肢離破碎，水準不高，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信件的起首，她竟然稱呼我為Dear（親愛的）。

哈，哈，親愛的，親愛的，若果她不是對我有意思，為甚麼會這樣稱呼我？親愛的，多甜美的形容詞啊！

（洋人寫信，頭一句必定是「親愛的」，水費單也是這樣，死蠢！）

好，就算我是死蠢，但結尾的Love（愛）字，沒錯嗎？就算我自作多情也好，我斷不能放棄這大好良機，我要開始編寫生命中的第一章，開始發展這一段轟轟烈烈的愛情故事，我不能置之不理，我要反客為主，我要採取主動！

但我應該如何開始呢？

對，我應該找一個對這方面有經驗的參謀去應付這場戰役。但，誰是合適的人選呢？

第二十二篇：搜尋追女拖手必殺技



⊙

「Hi，咁夜嘅？」一把半睡半醒，溫柔中略帶磁性的聲音，透過數萬公里外的海底電纜傳送到我的耳中，雖然天各一方的距離，令說話像是口吃般有點兒遲鈍，可還是那麼的甜，那麼的美。

「係呀，剛剛收工嘛！」我相信當時秦祥林講這句對白，也沒有我這般有吸引力。

「嗯，我有嘢想同你講呀！」「嗯，我有嘢想同妳講呀！」（同時）

「嘻嘻……」「嘻嘻……」（同時）

「你講先？」「你講先？」（同時）

「嘻嘻……」「嘻嘻……」（同時）

小雨點輕輕敲打在窗上，襯托著街外醉人的景色，不知何故，已經調較至

十六度的空調還是那麼令人慶恰恰。

「嘻嘻……」　「嘻嘻……」（還是同時，還是嘻嘻的笑聲。）

「我想……」我鼓起勇氣開口。

「你講先？」

「唔好啦，都係妳講先啦！」

「咁我講先啦！」

「好呀！妳講先啦！」

多麼令人沉悶的對白，可還是那麼甜！

「我想話俾你聽……」

「咩呀？」

「我下個星期會去香港旅行呀！」

「砰…砰……」窗外雷聲大作。

「攝…攝…攝……」強烈的電光透過濕漉漉的窗戶映照在一張驚喜的臉龐上。

發達啦！發達啦！

唔駛我開口，佢自己話來香港，哈哈！

孫悟空，今次妳仲飛得出我呢個五指山！哈哈！哈哈！哈哈哈！

接到Jackie即將來港旅遊的電話後，整晚在床上輾轉反側，千頭萬緒，真是不知從何幹起，我應該如何開始呢？製造甚麼機會來拖她的手仔呢？萬一真係俾我食到佢又點呀？真傷腦筋！

不，這些還是其次，最重要還是先安排好時間。

「陳導演，下星期三、四、五我有點事，你拍蕭芳芳嗰部分戲先好唔好呀？」

「咁呀？盡量啦！不過我未可以答覆你呀！因為而家個製片借緊間別墅，

盡量啦！」電話中傳來陳勳奇的聲音。

「你係老細，你話事嘛？真係幫幫手啦！唔係死人㗎！」

「我真係唔可以應承你住呀，套戲再唔埋尾，到我死呀！」

「唔駛驚喎！最多再下個星期我幫你一齊度橋補番數啦！我唔理你，一於咁話啦！」

好，搞掂一個。

「肥Kent套戲下個禮拜應該冇通告呀呵！」

「下星期拍黎彼得屋企，應該冇你！做甚麼呀？你有事呀？」鄭則仕問。

「唔係，不過我關心套戲之嘛，嘻！嘻！」禁不住內心的喜悅。

「笑得咁蠱惑，身有屎呀？」鄭則仕眼定定成個肥貓咁款，鬆下鬆下膊頭問。

「屎你個頭，做嘢呀！」

肥Kent又點會想到我已經將所有工作安排妥當，只要你肥Kent唔開工，就算陳勳奇開工，我都未驚過，一組戲，就算白天開工，我還有個夜晚，就算半夜開工，我還有個早上，哈哈，天助我也！天助我也！

「喂，講咗咁耐，到底係你想溝女？抑或你老友想溝女呀？我睇你似的喎？」大口青用其別具一格的古惑眼神向我望著。

「傻啦，有名你叫嘛！我綽號就係『國際一號超級大情聖』會咁差？」心想，在這個重要關頭，幾大死頂，若果認係自己的話，俾你大口青唱都唱衰啦，以後還可以在江湖上立足？

「廢話少講，到底點樣可以開始拖手仔？」

「唉！咁簡單都要問？拖手仔呢吓嘢最緊要就係自然。」

當堂成隻耳仔豎起，為防聽不清楚，將椅子盡量拉近大口青。

「點自然呀？」

「睇唔出你真係成隻豬咁，你將『自然』好似英文拼音咁讀快點聽下？」

「自然…自然…自然…賤…賤…賤？」

「哈哈哈！咪就係要夠『賤』囉！」不知是否大口青的口特別大的關係，當他笑起來的時候，口氣特別多，特別猛，但為了成功，我會將這小小苦楚當作鼓勵，所以我並沒有將椅子拉開，繼續伸頭靜心聆聽。

「好多人以為趁過馬路呀，紅綠燈呀咁，扮有禮貌拖個女仔隻手，以為得米，其實咁就最差！過完馬路，咪又係要放手，又要等機會？你話幾阻時間呀？係咪？」

扮晒嘢，突「燈」停一停，等你心急，又隨手拿起放在檯面上的咖啡輕輕喝一口，雖然是輕輕，但已經被大口喝掉了整整半杯。

「《孫子兵法》三十二章七十二節有云『攻其無備』，其實女人就好簡單啫，你扮到好似洋鬼子咁，一見面，唔好等佢反應，就Hello咁伸開雙手撲埋

去，先嘴兩啖面珠，然後跟住順勢將雙手嚮膊頭『劣』落去捉住佢對手，一搭住，咁咪打風都打唔走啦！哈哈哈。」

「不過……」大口青講嘢就係咁，成日嚮緊張關頭停下停下，慌死你唔死。

「不過點呀？」

「不過我杯咖啡飲晒，好口乾！冇水飲，喉嚨好多痰！」俾佢吹漲。

「伙計，半打咖啡，夠未？」

「算你識做！不過呢個動作，一定要做得自然，夠『賤』，若果略為有一點點兒做作的話，都會俾個女仔發現，咁嗰陣就真係自作賤！哈哈哈哈！」

排戲的時候我也未試過這般勤力，對著家中的鏡子，足足將這個動作排練了過百次，務求要做到效果最好，最『賤』！

因為我知道，距離決戰前夕，就只有這三天時間，因為我知道，陳勳奇、

鄭則仕已經安排好其他拍攝工作，我可以有足夠的時間去應付這場戰役。

第二十三篇：追女仔怕人後悔先攤牌



⊙

接到馬來西亞登台的邀請，心想，這次無論如何也要好好掌握這個機會，不要再害羞，我要改變攻勢，向Jackie表明愛意，正所謂「得就得，唔得最多就行得」，一於咁話。

我拿著沉重的電話筒，幾經內心的爭鬥，終於說出了一句「I LOVE YOU」。

話筒沒有回音，只隱約傳來電流流動的聲響。

剎那間，地球彷彿停止轉動，不曉得這段時間維持多久，但感覺是很長很長。

若果她能夠接受，這是最好不過，但萬一她說「不」的話，我應該如何面對呢？

瞬間腦海中湧現出無數的問號。

突然電話響起，傳來一陣微弱的呼吸聲。

「點解我上次去香港，你又唔同我講嘅？」話筒中的Jackie道。

「因為我唔知妳鍾唔鍾意，如果妳認為唔好的話，咁我哋以後最多做朋友啦！」我道。

事到如今，惟有硬著頭皮說出下台階的方法。

「……」又一輪沉默。

我確實不知應該再說些什麼，惟有靜靜的在等候。

「我都有嘢想同你講。」Jackie道。

「唔緊要，妳講啦！」我就像一個被判環首死刑的囚犯，在等候終極一刻降臨一樣。

「我想同你講……」Jackie停了一停再道：「I LOVE YOU TOO！」

※　※　※

「砰！砰！」窗外遠處傳來為慶祝新一年來臨而發放煙花的聲音，黑漆的天空再也不平靜。

色彩繽紛，燦爛奪目的火球正隨著電視播出的強勁音樂在長空中飛舞。圍觀的人群，隨著各式各樣煙花的發放，不停地發出陣陣喝采聲，讚嘆聲，萬眾同歡，迎接新一頁的來臨。

沒有人比我當時的心情更興奮，並不是因為奸計得逞，而是得到一個好好的人生經驗。

原來追女仔就是這樣簡單，不用胡思亂想，不用想方設法，何妨直接將心底話說出，保證你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我比預定登台的時間，早了兩天到達吉隆坡，沒有通知任何人，接機的只有她。

步出機場，擁擠的人群中，站著一個穿著淺黃色衫裙，不施脂粉的少女向著我微笑，聽不見其他人在「阿燦！阿燦！」地呼喚，只懂一股勁向前行，四目交投，沒有多餘的言語，各自伸出雙手，緊緊的牽在一起。

※　※　※

想不到「波的辰」海灘的夜是這麼美的。

星光閃爍的天空，彷彿與大海連成一線，輕濤泊岸的聲音，就好像為這大自然奏著一首愉快的樂章。

涼風吹送，雖然已經將這對小戀人的頭髮吹至條條豎起，但還是那麼的甜，那麼的美。

「其實我並唔有錢，你跟住我將來可能要捱窮？」一對小戀人在海灘漫步，在暢談人生與未來。

「錢唔係問題，最緊要就係我哋大家可以Forever！」Jackie道。

「我想妳知道，妳唔好睇我咁風光，其實做我哋呢行，今日唔知聽日事，依家可能搵到些少錢，但係唔會長久，所以賺到既時候，就要將錢儲起，留番第日慢慢用。」

「我以前的男朋友無一個同我咁講過，所以我就覺得你同佢地唔同。」

「我只係想同妳講清楚，咪第日後悔嘛！」

「我都有嘢想同你講。」Jackie道。

「什麼？」我問。

「我要你只係得我一個女人，唔可以有其他，你話如果我大肚，或者你去應酬，一次過個種就無問題，但係如果出面收埋就點都唔得，知唔知呀？」

嘩！一個這般通情達理的女人，全世界那幾個地方可以找到？其實，故事以後怎發展以後再講。

「哎！人哋成日叫你『阿燦』，我應該叫你什麼好呢？」Jackie問。

「妳話呢？」我反問。

「咁你有無英文名呀？」Jackie問。

「有。」我答。

「什麼名？未聽你講過嘅？」

「我個英文名就叫做……」我故作神秘。

「吞吞吐吐，叫什麼呀？」

「我個英文名就叫做——HONEY（蜜糖），你以後就叫我做HONEY咪得囉！哈哈！」

「你好衰嫁！」

一輪彎彎的明月，映照著倘大的沙灘，一對小戀人，在追逐，嬉戲。

歡樂的時光往往是短暫的，很快，登台的時間亦已過去，在這段時間內，我也決定了我人生的一件大事——結婚。

※　※　※

早上十時多起床，正在梳洗當中，大門聲響起了。

「媽，咁多日去邊呀？」

「冇，上去大陸住咗幾日，你又話去登台？幾時返嫁？」

「返咗兩日囉！」

「早晨，Auntie！」Jackie穿著睡衣，從房間睡眼惺忪的走到客廳中。

突然間，母親面色大變。

「媽，Jackie呀！上次佢過來玩，你哋見過嫁！」

母親沉默不語。

「我想同妳講，我哋決定結婚啦！」

「咁結咗婚未呀？」母親終於開口。

「未。」我答。

「未點解會響你間房度行出來呀？」

「咁我哋都準備結婚咯！」

「我唔知你哋，要結你哋自已結，唔關我事。」母親語畢，隨即進入房間，「砰」的一聲大力將門關上。

母親是一個傳統的中國婦女，眼前事物，無法接受，婆媳之間因而產生第一道裂縫。

天啊！

第二十四篇：愛情親情事業三為難



⊙

上天是公平的，每個人的一生也曾遇上大大小小數次機會，問題是你能否把握，或你閣下是否有能力把握。

以往我也遇到數次機會，有掌握得到的，也有輕易流失的。

「阿燦」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個機會，由於曾與中國大陸生活的親戚接觸，加上天時地利，機緣巧合，略有成就。

《吉人天相》這套電影，可說是我人生中的另一個機會。

雖知當年投資一部電影，動輒牽涉資金超過五，六百萬港元，更由於拍戲的制度尚未那麼完善，故這筆為數不菲的金錢，往往就是孤注一擲地投資在一個人身上，這個人就叫做導演。

一九八二年，得陳勳奇、黎應就先生的賞識，將導演及領銜主演《吉人天

相》的重責交給我，而被派協助製作這部電影的幕後班底也是頂尖兒的高手，包括有當年洪金寶大哥的首席編劇黃炳耀先生（已故）為策劃監製，現今在影圈叱吒風雲的大導演王家衛為編劇，現今知名導演陸劍明為製片，作曲填詞為林敏聰。

《吉人天相》這部電影不能說是失敗，應該說是非常失敗，因為，以這樣的組合，這樣的條件，理應可以製作出一部中上質素的電影，但……

書到用時方恨少，導演《吉人天相》的時候，我就是遇到這個問題。

老實說，當年我根本不知何謂創作，對劇本分析能力也只是憑感覺，憑以往看電影的經驗去決定，略有成就只是時勢做英雄，當面對整體運作時，便感力不從心，連自己也沒法知道要什麼，又如何達到合作的伙伴要求呢？

亡羊補牢，惟有經常通宵達旦惡啃錄影帶，希望從中可以翻版，抄襲，加上同一時間，電視台亦有另一部電視劇在拍攝，一天二十四小時，工作十八小

時後，只餘六個小時睡覺，所以對於家庭的兼顧，自不然便會鬆懈，婆媳之間的磨擦因而日益明顯。

深夜三時，帶著疲憊不堪的軀殼，駕車趕回家中，希望爭取僅餘的四個小時，好好的休息一會，然後迎接明天繁忙的工作。

打開大門，將廳燈按亮，赫然發現母親面帶愁容，獨自坐在客廳中。

「哎！媽，咁夜未睡呀？」

「係呀，等你！」

「什麼事呀？」

「廚房有煲湯，自己裝來飲啦！」

「哦！咁小事，妳不用等我！」

「我怕以後連湯也沒有得你飲咋！」說完後，她深深嘆了一口氣。

「傻啦！夜啦，入房睡啦！」

我知絕對不是飲湯這麼簡單的問題，自從Jackie搬來住後，婆媳之間由於生活在兩個不同的地方，文化上有差異，造成誤會重重，為免講多錯多，惟有希望盡快結束對話。

「阿雄，我問你，結婚之後，你係咪打算搬開住？」

父親早死，母親就是憑著一雙手，含辛茹苦將我們四姊弟養育成人，如今事業正在開展，當然希望母親能在有生之年，盡享清福。

「如果唔同妳住，我買間屋有咁多房做什麼呀？好心妳唔好成日亂想啦！」

「唔係我亂想呀！唉！我一行轉背，佢就成個廚房同我反轉咁制，啲煲好地地，佢就同我掉晒佢，全部買過新，連隻鑊都唔見埋，仲唔係想趕我走？」

母親語重深長的說。

「你自己有眼見，去親超級市場就好似搬屋咁，連朱古力都買成十幾廿包放響屋企，咁樣用錢法，你點養得佢起呀？」

「咪誤會啦！媽，馬來西亞地方大唔同香港，咁人哋習慣去一次超級市場，就買一個星期嘅食物，而家又唔係買唔起朱古力，咁擔心做什麼呀？」

「我為你好咋！」母親答。

「唔好講咁多啦！我聽日仲要一早開工，沖涼先！」

母親是個克勤節儉的傳統中國婦女，對於新一代的處事方法，當然是無法理喻，我心想，惟有希望時間的沖洗，可以讓婆媳倆人互相諒解。

我入到房中，靜靜的取衣服更換，突然，床頭燈亮起。

「仲未睡呀？」我問。

「睡唔著呀！先頭同你阿媽響出面講什麼呀？」Jackie道。

「冇嘢！」我答。

「我今日見個廚房啲嘢咁舊，好心換左佢，點知佢就係咁鬧，結左婚，我真係唔知點樣一齊住呀！」

「佢咁大年紀，你咪就下佢囉！廚房啲嘢又唔係爛，無必要就唔好換啦！」

「咁我哋結婚，唔多唔少梗係要買過的新野啦！」

一個要靚，一個要慳，我就夾在中間，問你點死？

「算啦，一人少句，睡覺啦！」

就這樣，原本擁有四小時的睡眠時間，只剩下不足一小時。

※　　※　　※

一套電影拍攝完成後，尚有大量後期工作要進行，包括剪接，配對白，配效果，配音樂等。

位於旺角一棟古舊樓宇二樓的一個小小試片間，便是處決著每年過億生意的電影刑房，一般上而言，完成對白配音後，片主便會招待發行部的同事睇片，以決定宣傳策略，投放費用或執行槍決，那就是放在片倉，永不翻身。

《吉人天相》是一套喜劇片，但試影過後，一股莫明的寂靜籠罩著整個試

片間。

這一刻，我深深體會到，本來是一個由幕前轉到幕後雙線發展的絕佳機會，但由於事前沒有好好的將自己武裝好，機會就這樣輕輕溜走了。

下一個機會，可能要等上十年，或者是二十年，或者……

入行以來，從未感受過壓力，但這次……

第二十五篇：遷就老婆被迫打老母



⊙

回到家中，母親從房中怒氣地衝出來，劈頭便問：「阿雄，你話俾我聽，而家你到底要老婆抑或要阿媽？」

「唉！又點呀？」我無奈地。

「佢根本就係想趕我走，好地地放響廳個奶粉罐，阻你咩？無情白事，又同我掉咗佢？」

「我見個罐放響廳度咁肉酸，又冇嘢，費事阻住嘛！」Jackie也從房中奔出來加入戰圈。

「成冬蟲草響裡面，妳唔睇梗係冇嘢啦！我掉晒妳啲嘢得唔得丫？」

「唔掉都掉咗咯，咪買過囉！」

「你個衰仔，仲幫住佢，依家有老婆唔駛要阿媽啦！」

「媽呀！唉……」我極度無奈。

「由細到大，廁紙你都未送過一張俾我呀！個老婆一來到，你就成萬幾銀買舊爛鬼電子琴擺響廳度，咁阻地方，你又唔掉咗佢！」媽反問。

「媽……」

「話俾你聽呀！衰仔，咁落去，你多多身家都唔夠佢敗呀！」

一個是傳統思想，一個追求時務。

做仔以來，從未感受過這麼大的壓力，但這次……

「算啦，夜啦！入房，入房！」半拉半推，我將母親送回房間，希望盡快平息這場風波。

「想迫我走，哼！」母親一路行，一路還在抱怨。

「邊個迫妳走呀？」Jackie道。

本來已經平靜的戰事，就是因為Jackie這句説話，又再次燃起火頭．

「掉晒我啲嘢，霸住我個仔仲唔係迫我走？」母親已經按捺不住激動的情緒，破口大罵。

「媽……」我想勸阻，可是已經來不及。

「邊個掉妳啲嘢呀？」Jackie不甘地問。

「收聲啦，仲講！」我向母親道。

「你唔好阻住我，今晚我唔講清楚，我唔會人房！」母親又想再衝上前。

「好心啦！媽！」我更無奈。

「好呀！你個衰仔而家有老婆，唔駛理阿媽啦！你仲捉住我，唔打醒你唔得嫁！」

媽媽口起手落，隨手便一巴打下。

「媽……」我唯有將母親的手捉著不放。

「我話俾你聽，你唔駛旨意我飲你杯結婚酒，你唔駛旨意我做証婚人呀！

你仲唔放開我，你有性嫁，早知生叉燒好過生你呀！死仔！」母親邊罵邊發狂的亂打。

「媽，咪咁啦！媽……」情況已經失控，唯有將母親按在梳化上，希望能讓她冷靜過來。

「你還手，你打阿媽？你個衰仔連老母都打？」母親的情緒已達到歇斯底理的高峰。

「媽……」

「阿燦打老母呀！阿燦打老母呀！」母親在狂叫。

「媽……」

「救命呀！救命呀！阿燦打老母呀！」

我為了控制當時的情況，也唯有發狂的大喊。

「媽！你叫啦！有咁大聲叫咁大聲，等全世界知道阿燦打老母啦！」

一陣沉默。

※　※　※

十月底的香港很小這般寒冷，北風呼呼，冷得連路邊賣裹蒸粽的小販，也縮成一團。

淺藍色的月光透過窗戶映照在床上，我輾轉反側在想，往後的日子，婆媳間日益加深的憤恨，我應該怎應付呢？知識的局限，又如何讓我開展自己的前程呢？

某個晚上，我跪在母親的床前，百感交集，真的不知從何說起。

「媽，我唔知點同你講，亦都唔識點做，我只係想妳知道，Jackie真係冇心既，佢既生活習慣同我哋唔同，要改亦都唔係一朝一夕。」

母親沉默不語。

「一世人我會對住兩個女人，前半生就係妳，後半世就係我老婆，日日辛

辛苦苦做完野番到屋企，唔係個樣嘈就係依樣嘈，妳叫我點呀？」

「我不知道對不對，我只係想妳俾我哋搬出去住，或者大家少見，可能感情會好點呢！」我再道。

「我求妳！媽，我實在太累了。」我懇求母親。

「唉！」母親深深的嘆了一口氣，沒有說話。

〈網中奇人完〉

後語：《網中奇人》激發《億元春夢》

※

養子方知父母恩，直到我的孩子出生後，方才深切感受到母愛的偉大．失敗後，母親不惜一切，將自己的血汗金錢，資助我重頭再起，回憶起這一幕幕的情境，不禁黯然神傷。

我只是一個普通人，一個與大家一起成長的普通人。

我有快樂，也有悲傷，我有成功的一刻，也有失敗的瞬間，我有快樂的家庭，也有婆媳爭執的煩惱，但總結這些經驗，我始終認為，這就是人生。

世上沒有最好，也沒有最壞，你好，可能有人比你更好，你傷心，可能有

人生得比你更痛苦，既然如此，又何必苦苦強求呢？

縱觀過往的經歷，發覺沒有比懂得珍惜更重要，珍惜你目前擁有的一切，珍惜你身邊每一個朋友，珍惜你每一個親人，因為當你懂得珍惜的時候，所有的煩惱便會一掃而空。

人生在世，最高的情操，並不是你生前擁有多少，而最重要的，是你死後，可以為這個社會留下多少漣漪，為推動這個社會進展付出過多少力量。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立傳或寫回憶錄，因為這兩個項目我還未夠資格。

雖然，有部份問題我處理得好像很精明，但有部份問題我的而且確處理得很笨拙。

我只是希望透過這些經驗，與人家分享我的人生，我的快樂，我的憂愁。當同樣的問題發生在你身上的時候，可以作為一個參考，一個分析的根源。

商場上的爾虞我詐，若果沒有親身的體驗，真是沒法感受箇中的滋味。

《阿燦正傳》之《網中奇人》會暫告一個段落，新的一輯《阿燦正傳》之《億元春夢》會再與大家分享我在中國營商時的一些經驗，一些在管理書上無法學得的教訓。

由衷的一句，希望《阿燦正傳》能為你帶來一點新思維，一點新的喜悅。

廖偉雄

作者：廖偉雄
社長：趙志偉
出版顧問：黎文卓
監製：文　敵
編輯：梁寶珊
封面設計：黎廣昌
出版：尚文出版社
地址：香港駱克道369號國家大廈19樓C座
電話：27970437
承印：建國印務有限公司
ISBN：962-914-018-7
定價：HK$48

一個不平凡的人，進入一個不平凡的圈子，遇上一連串不平凡的經歷，令到一個平凡的人變得不平凡。

★ 他是中國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之一。
★ 他紅遍東南亞。
★ 他曾擁有過億家財。
★ 他破了產。
★ 他要再創另一個神話。
★ 他是世界第一個“阿燦”。



尚文出版

鳴謝：

www.21cnhk.com
（阿燦正傳指定網頁）

HK$48.00

ISBN 962-914-018-7

9 799629 140181